

敦煌學

第七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VI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4

列寧格勒所藏「論語全解」西夏文譯本考^①

吳 其 昱 撰

許 章 真 譯

參考書目略表^②

AM: *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de A. Dragunov dans *Izvestija Akademii Nauk SSSR (1930), serija 7, gumanitarnyh nauk*, Leningrad, P. 627-647, 775-797; 一九三一年唐虞曾譯成中文「八思巴字與古漢語」，一九五九年北平重印。

EC: S. Couvreur,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 trad. fr. et latine du *Louen-yu*, dans *Les Quatre Livres*, réimpr. Paris, 1950.

CTJ: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de M. V. Sofronov, 2 vol., Moscou, 1968.

KKTP: *Kitajskaj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 édité par V. S. Kolokolov et al., Moscou, 1966.

MP: *More pis'men* (「文海」), reproduit en fac-similé, traduit en russe avec introductions et supplément par K. B. Keping et al., 2 vol., Moscou, 1969.

TF: *Tangutskaja filologija* de N. A. Nevskij 2 vol., Moscou, 1960.

「觀古堂書目叢刻」：「觀古堂書目叢刻」，長沙，一八九五～一九二一年。

「論語集成」：「論語集成」，臺北，一九六六年。

「西夏語の研究」：西田龍雄撰「西夏語の研究」，二冊，東京，一九六四與一九六六年。

。

「四部叢刊」：「四部叢刊」，上海；初編：一版，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二版，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續編，一九三四年；三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一一一五～一一八四年）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約一一四三～一一六二年），一七七二～一七八二年據「永樂大典」校輯復原之五百二十卷本，一八八一年浙江書局出版。

「番漢合時掌中珠」：骨勒撰「番漢合時掌中珠」（序於一一九〇年），一九二四年天津出版；N. A. Nevskij等人的文章中，曾將原缺第三～六與八葉複印附入；「番漢合時掌中珠」，「史林」，十五～一，京都，一九三〇年。

「永樂大典」：「永樂大典」（一四〇三年七月十九日～一四〇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一，九頁a；卷七三，二頁b～四頁a，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臺北出版），七百三十卷，一九六〇年北平重印。

*：見補遺。

前 言

列寧格勒亞洲人民研究院 (Institut des Peuples de l'Asie de Leningrad) 現改名爲東方學院中收藏的西夏文本「論語」注，包括殘卷五段，圖版四十七頁^③。一九六六年，科洛科洛夫 (V. S. Kolokolov)、基察諾夫 (E. I. Kycanov) 在莫斯科出版了所編的「西夏譯古典漢文文獻」 (*Kitajskaj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 一書，將這些殘卷影印出來（圖版三～四九），還附了一篇序文、一篇詞彙、七篇附錄、一篇英文摘要（九～四八頁）。這本著作裏，不但可以見到三部儒家經典的殘卷：不知名的「孟子」注（圖版五三～七四），末附「孟子」白文（圖版七五～一三一）以及呂惠卿（約一〇三〇～一一一一年）所作，原本已經失傳的「孝經傳」（圖版一三五～二一一）；還有這幾部典籍的詞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了這篇詞彙和近來若干辭書^④，方便了許多。

一、考 述

這部西夏文「論語」注的殘卷五段，不帶書名，不含作者名，也沒有譯者名。我們可以由「論語」各篇段落，注疏中各章的篇幅大小，譯成的西夏文字，推考出這部「論語」注疏的漢文原作，就是陳祥道（一〇九三年歿）的「論語全解」。

以下舉例，爲了省掉印刷方面的麻煩，便於鑑定本考述是否可靠，乃將西夏本第一號圖
— 20 —

版複製，錄出陳祥道注解中相符的文字^⑤，把西夏本逐字翻譯，每字附上相等的漢文，並將法譯之西夏、漢文原本^⑥譯出。其中，譯文與漢本引文的文字、分行，力求總符合西夏本^⑦。逐字翻譯的部分所列相等的漢字，主要以「西夏譯古典漢文文獻」、「西夏文獻學」(*Tangutskaja filologija*)、「番漢合時掌中珠」裏的詞彙、語解為據，有若干例外（第四行第二、七字），上述辭書均未收，只得就原本前後文來判斷。

論語全解三^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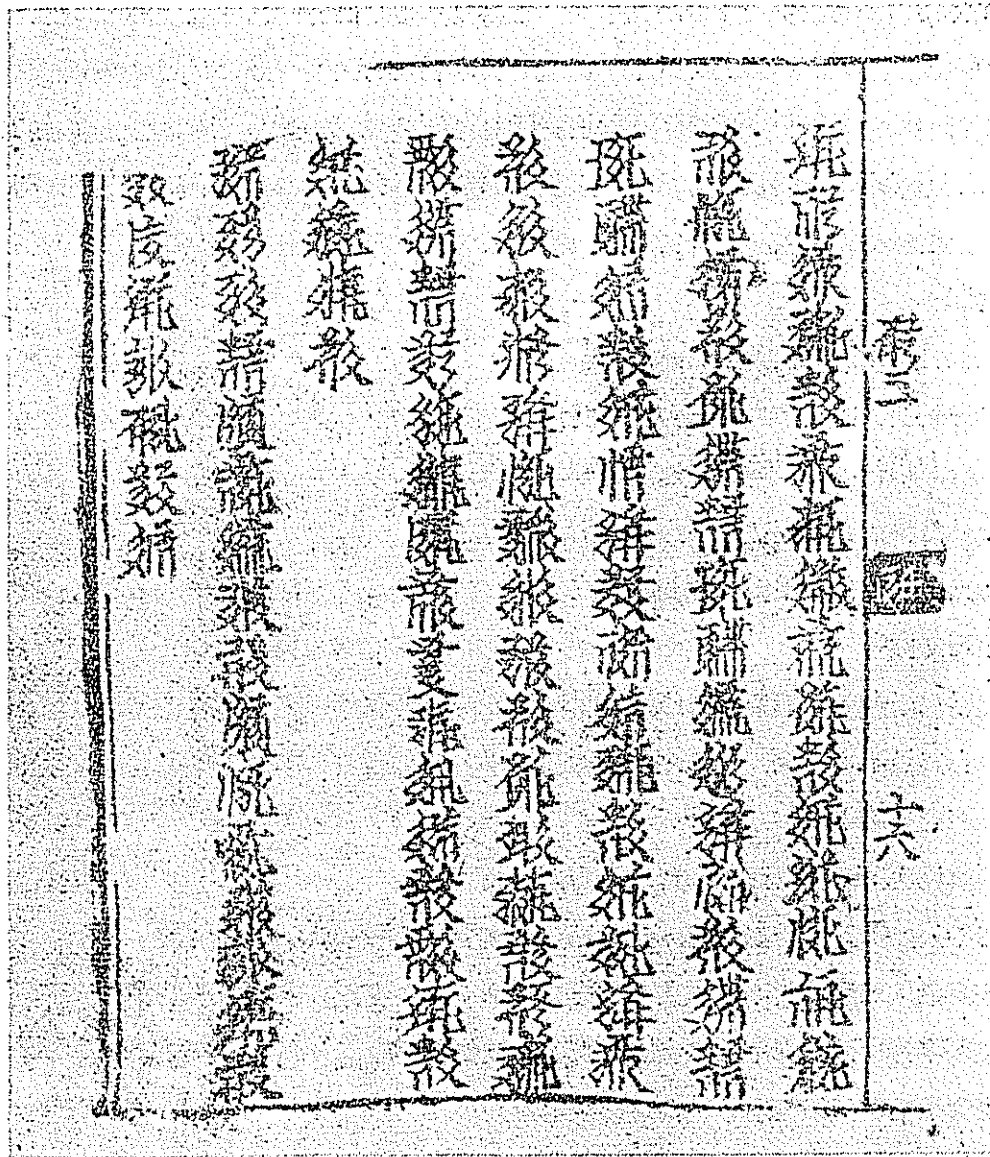
其慎言有至於三復^⑨ 則三思而後行
不為過矣蓋有文子^⑩ 之質再斯可矣無文子之
質非三思則不可孔子於三思則抑
之於率爾而對則責之以不遜^⑪ 蓋因人而為之教
也文子嘗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其三
思可知矣^⑫

子曰寧武子^⑬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西夏本逐字漢譯如下

其言慎所，三復於至有，則三思而後行者
過不為矣。蓋文子如質有，再則足矣，文子
如質無，三思非則不足。孔子三思於則抑
矣，率爾^⑭ 而對則不遜以責矣。蓋人因教為所
也文子曰嘗，預先準備，古時善教也。其三
思也明矣

[子] 曰寧武子邦道有時智，邦不道時愚，其智
[及] 可有，其愚及可無。



西夏本（卷三葉十六）右面空白處第一個字，和漢字「語」相當；第三個西夏字，即黑色方塊中的白字，應該是刻工的全部或一部名字，用法正合漢地的習慣。至於兩個西夏字的發音，目前這兒不能詳談西夏語音系擬構問題。我們考述，只能詳舉幾點，以為佐證。

其實，這兩個西夏字，「番漢合時掌中珠」裏就可以見到；「番漢合時掌中珠」乃最主要的漢語、西夏語對照辭書之一。西夏本空白處頭一個字，據這本書看來，有「話語」的意思，和漢字「語」相當，應為書名簡稱。這個西夏字的音，書中所注的是漢字「納」^⑥。「

元朝秘史」、「華夷譯語」中，也用「納」來注蒙古語 na 這個音節^⑧，譬如蒙語 $naran$ 「太陽」，注的就是「納闌（舌）」(Dragunov, *AM: na*)^⑨；Nevskij, *TF* II, 482：「納」 na ；西田「西夏語の研究」卷二，三七三： na ；Sofronov, *CTJ* II, 392, no. 5251： nda ；Keping et al., *MP*, II, 145, no. 4654。

西夏本第二個字可能是雕版工的部分名字，「番漢合時掌中珠」^⑩裏，用來注「燈」、「等」、「鞞」這些漢字的音。「等」這個漢字，巴思八文反過來標做 $dhing$ (Dragunov, *AM: tan*)^⑪。西夏本中這個西夏字若屬漢人名字，標的可能就是漢人人名「登」的音。參見Nevskij, *TF* II, 476；「燈」 $tên$ ，「等」、「鞞」 $tên$ ；西田「西夏語の研究」卷一，二一〇；Sofronov, *CTJ*, II, 291, no. 588： $*ten$ ；Keping et al., *MP*, I, 102, no. 479, pl. 17 (p. 515), col. I du V^o。

我們曉得，考證西夏語語音系統，應該一面留心西夏語語音系統和元代（一二八〇～一三六八年）北方漢語不同的地方，一面留意當時漢語的西北方言，與以大都爲主的北方方言差別何在。

茲將「西夏譯古典漢文文獻」(Moscou, 1966) 圖版三～四九中複製的五段西夏文殘卷，和「論語全解」（編於「論語集成」，臺北，一九六六年）四三～四四分冊對列如下^⑫：

殘片	「論語」		西夏本		「論語集成」本	「四庫全書珍本三	起訖漢字
	卷	篇	圖版	葉行	頁	集」本	
					頁	頁	
一、首	三	五	三	一六 a	四 a 一三	一三 b 一	其慎言
尾	三	五	五	一七 b 五	四 b 三	一四 b 一	曰如愚
二、首	六	十一	六	一 b 一	一 a 六	一 b 一	救時
尾	六	十一	二三	一〇 a 八	三 a 一	九 a 一	孔子是
三、首	八	十五	二四	三 a 一	一 b 二	二 b 二	子貢在
尾	八	十五	四一	一一 b 八	三 a 一三	九 b 二	季孫之
四、首	八	十五	四二	一三 a 一	三 b 一	一〇 a 六	此偷天
尾	八	十五	四二	一三 a 八	三 b 四	一〇 b 四	蔽賢
五、首	十	十九	四三	一四 a 一	四 a 二	一二 a 一	人雖欲
尾	十	二十	四九	一七 a 八	四 b 一一	一四 b 八	曰禹湯

由於印刷有困難，對照表中，只列出了西夏本殘卷各段頭尾和「論語全解」相等的字。因為顧及兩種語言句法不同，有時不免有模稜兩可的危險，第二～四號殘片尤其如此，所以其中還附加了一個漢字，以確定其前後。例如，我們用的漢文本同一行中，子貢的名字出現過兩次，所以又附了「在」一字，以表示區別。這一番考述要是正確，西夏本「論語全解」四千六百個左右的字，都能解出來；此外，一些語音、語法資料之重要，也不在這些字之下。

二、「論語全解」與作者

陳祥道（一〇九三年歿）「論語全解」十卷是一部通博的「論語」義疏，所依據的有不少是古本裏引述出來的文字。此書一九六六年臺北曾刊行，收於「論語集成」四三～四四分冊中，其根據的就是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謝肇淪（一五九二年進士）小草齋抄本。不過，這個抄本第六卷缺了一葉（臺北本卷六，二頁 a），大約有兩百八十個字，其中二十六個字屬「論語」。有西夏本為據，就可以設法把闕漏的文字重訂出來^⑩。其他地方所藏的「論語全解」^⑪，這部分或許就沒有脫漏。（如「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

臺北這個抄本書名題做「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可能是刊行的生意人取的名稱。作者名字後有「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字樣。

十二世紀之後的圖書目錄裏，就可見到陳祥道這本「論語全解」。

最早著錄的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序於一一五一年，一二四九年衢州出版），後面還有一段解題^⑫：「王介甫『論語解』十卷；王元澤『口義』十卷；陳用之『論語〔解〕』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年）撰，并其子雱（約一〇四四～一〇七六年）『口義』、其徒陳用之（陳祥道）解。紹聖（一〇九四～一〇九八年）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一〇六〇～一一一一一年）所著，託之用之云。」這篇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一三一九年呈給皇上）中曾引錄^⑬。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館閣書目裏，就著錄了「論語全解」。「文淵閣書目」（一四二九年）^⑭：「『論語陳用之解』，一部五冊完全」；「內閣藏書目錄」（一六〇五年）^⑮：「『論語陳用之解』五冊全，宋陳祥道著。」

十六世紀一部私人藏書目錄，開封（河南）朱陸樞的「萬卷樓書目」（一五七〇年）中

— 24 —

，同樣也有著錄^⑳：「論語全解」十卷，陳祥道。」

臺北所藏的小草齋抄本，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謝肇淛正在謄抄北京館閣所藏罕見書。後來，周亮工（一六一二～一六七二年）將這部抄本連同一些書一起購下。周亮工長子周在浚、名藏書家黃虞稷（一六二九～一六九一年）等人，呼籲刊行唐、宋罕傳書，而將眾人的藏書編集成目：「徵刻唐宋秘本書目」^㉑。其中可見到：「宋陳祥道『論語解』二十卷。」^㉒十九世紀時，這部抄本又賣給了朱學勤（一八二三～一八七五年）^㉓。目前，此書正如上文所說，收藏在臺北中央圖書館裏^㉔。

清代十七～十八世紀間，蘇州（江蘇）醫生陸澐（一六四四～約一七一七年）的「佳趣堂書目」（序於一七一七年^㉕）中也有著錄。其中有段解題，就出自陸澐友人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年）的「經義考」^㉖。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及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至范氏天一閣鈔書，踞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三有「陳用之論語解序」。（四部叢刊本頁十一下至十二下）十八世紀下半葉，「四庫全書」（一七七二～一七八二年）奉敕編修時，呈與朝廷的「論語全解」有兩個本子^㉗。「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中將它收入，並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七七三～一七八二年）內汪啓淑（一七二八～一七九九年？）的本子，加以著錄^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段記載的纂寫人，不認為「論語全解」作者是鄒浩，而提出了以下的論證：「考『宋史藝文志』^㉙，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為一書，並未託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為誤。」

其實，「道鄉集」^㉚中可見的鄒浩「論語解義」序，並不是「論語全解」的序。再說，鄒浩撰述這部注解時，正在若干縣學任教，把自己對「論語」的闡述寫出來，或許是給學生看的。何況十二世紀之後的目錄裏，都將「論語全解」列在陳祥道名下，而且「論語全解」已知的抄本上，也可見到作者陳祥道的名字。此外，十三世紀蔡節「論語集說」（一二四五年表上）中，同樣也提到了陳用之的名字^㉛。因此，未找到反證之前，都應該維持原論，將這部注疏看做是陳祥道寫的。

陳祥道生平

陳祥道有關的傳記資料，目前只有下列文籍中可見。

甲、范祖禹「范太史集」*（參見三三頁補遺甲一）。

乙、「淮海集」中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年）的七言絕句^④：「陳用之學士輓詞」。

丙、李〇（一〇五九～一一〇九年）「師友談記」^⑤裏有段陳祥道的軼事。其中可以見到很寶貴的資料，不過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指出有些地方不很精確，但並非全無其事^⑥。

丁、「宋會要輯稿」*（參見三三頁補遺甲二）。

戊、李燾（一一一五～一一八四年）「續資治通鑑長編」（約一一四三～一一八二年）；北宋（九六〇～一一二七年）編年史以這一大部最爲重要，給了我們有關陳祥道仕宦生涯的精確資料^⑦。

己、梁克家（一一二八～一一八七）「三山志」（一一八八二年序）卷八，記用之卒年五十二。*（參見三三頁補遺甲三）。

庚、王稱一一八六年呈與皇上的「東都事略」^⑧中，有段陳祥道略傳，十分簡短。

辛、「宋史」（一三四三～一三四五年）^⑨中同樣也有段略傳，和「東都事略」很相近^⑩。

據這些文獻看來，陳祥道字用之，原福州（福建閩清縣^⑪）人，生於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許少張榜登科^⑫。仕宦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從八品）^⑬。蓋初仕時父殿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廢，故屯蹇至老。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所撰「禮書」一百卷，乃二十年工作結果。哲宗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任太常博士^⑭。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將「禮書」增訂爲一百五十卷。內相范公爲進書乞送秘閣及太常寺^⑮，元祐六年（一〇九一），爲秘書省正字（從八品），後又於元祐七年（一〇九二）春末，進禮圖儀注除館閣校勘^⑯。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五月，賜緋魚袋。不餘旬而卒。著作極受當代名學者如許將（一〇一六～一〇九〇年）、范祖禹（一〇四一～一〇九八年）、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年）賞識，認爲是最優秀的禮儀學專家之一^⑰。活了五十二歲，到元祐八年（一〇九三）方才去世^⑱。*（參見三三頁補遺乙）

他曾編撰過一些儒家經典注疏，尤以禮儀方面的注解爲多，其中還在流傳的就只有前面兩部：

一、「論語全解」十卷，「四庫全書」抄本；「論語集成」本，四三～四四分冊，臺北，一九六六年。又「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一九七三年臺北。

二、「禮書」一百五十卷，廣州通行本，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北平圖書館與臺北中

央圖書館藏一三四七年本。現存尚有兩個宋本^⑤。

三、「儀禮注解」三十二卷。

四、「禮記講義」原二十四卷，衛湜「禮記集說」中頗有引錄。

五、「禮例詳解」十卷^⑥。

六、「周禮陳祥道纂圖」，據記載有兩個不完整的本子^⑦。

三、西夏本譯者考測：韓道沖（十二世紀）

韓道沖的傳記，目前為止，只有一處能找到確實的資料：蘇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年）「元文類」（=「國朝文類」，序於一三三四年）^⑧中所提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年）「道園學古錄」^⑨內的「西夏相韓公畫像贊」。其中的資料是韓道沖子孫之一提供的。虞集說得很清楚，韓道沖曾譯過一部「論語」注疏。因此，韓道沖可能就是這部西夏文譯本的作者。

吳廣成（一八二六年在世）「西夏書事」^⑩中，明明確確列出若干韓道沖生平年代，却未說明資料來源，也沒說這些年代所據為何。此書成於西夏國（一〇三二～一二二七年）滅亡後六世紀；這些資料未經驗明，引用起來，什麼都無法擔保^⑪。

一九二四，戴錫章出版了一部「西夏紀」，其中有關韓道沖生平的部分，內容仍承襲「西夏書事」^⑫。

韓道沖生平

韓道沖字宗聖，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今甘肅銀川）。世掌夏國史，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⑬，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元時猶存。官至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至元（一二六四至一二九四）間，其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象，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廉訪之孫奎章閤典籤玉倫都，嘗以禮記學進士，從虞集於成均，求集作西夏相韓公畫象贊。道沖十二世紀下半期人^⑭。

結 論

「西夏譯古典漢文文獻」中複製的三～四九號圖版，乃陳祥道（一〇九三年歿）「論語全解」西夏文本殘卷五段。其中含有四千多個西夏字，與漢文比較起來，不但可以得到西夏語語彙資料，就是西夏語漢名標音法、西夏語語法結構，也有資料可尋。至於漢文本的年代，「論語全解」是十一世紀下半葉陳祥道所作，而西夏文本則是十二世紀韓道沖所撰的。

巴黎，一九六九年六月

作者後記：此文承法蘭西學院院士戴密微先生（M. P. Demiéville）賜讀一過，又給了我寶貴的意見和指正，於此敬誌謝忱。

附 註

- ①（譯者按）本文原題《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刊於一九六九年五五卷四～五期「通報」（*Toung Pao*）上，蒙作者吳其昱氏允准，譯成中文，完稿後並承吳氏審閱。一九六九年發表迄今，陸續有不少新資料，這些資料吳氏審稿時，均添入文中。吳氏慨然賜助，使譯者方便許多，謹此誌謝。
- ②（譯者按）原文參考書目略表內，中文書也以法文字母表示，雜列於西文書之中。今譯成中文，爲便於識別，乃將中文書全名還原，一併置於西文書之後。
- ③其編號如下：一四七、七八四、一四八、七二一五、一四九。參見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iy de Z. I. Corbaëva et E. I. Kyëanov*, p. 33-34, n° 2, Moscou, 1963.
- ④例如：一、TF；二、「西夏語の研究」；三、CTJ；四、MP。王靜如「西夏研究」第二～三卷，北平，一九三三年，卷一，三～一〇頁中的「金光明經」（*Suvarnaprabhāsa-sūtra*）西夏文譯本，和義淨漢譯本、法成（*Čhos-grub*）藏譯本編在一起，也可以列進去。
- ⑤「論語全解」卷三，四頁 a—三～一六，「論語集成」本；參見 EC, p. 115-116。
- ⑥（譯者按）原文各字本附有法譯文，今有漢字即可知其意，所以將法譯文刪去不錄。
- ⑦（譯者按）此處的翻譯原爲法文。譯者對照原文西夏文本、漢文本的法譯文，以上文各西夏字相對的漢字，重行組合而成，以保其原有風格；只有第二行「文子之質」的二個「之」字，乃譯者爲了通文意，額外加上的。
- ⑧參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序於一九三九年）卷十，二九五～二九九頁，一九六五年臺北出版，以及巴黎所藏敦煌漢文抄本「伯希和漢三六四三」（*Pelliot chinois 3643*）；其中「行」用的是「從之」。
- ⑨「三復」隱指「論語」卷六第十一篇二頁 a，「四部叢刊」本，以下的文句而言：「南容三復白圭

- ①，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 ①「詩經」卷十八，四頁b，「大雅」，「抑」，「四部叢刊」本。
- ⑩季文子：季孫行父（西元前六二一年後在世，五六八年歿，一般所用春秋西元年代不甚精確，就日食推算應下移一年，現暫用之），魯國（今山東曲阜地區）大夫。「文子」乃其諡號。參見一、「左傳」，「四部叢刊」本，「文公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宣公一年」、「十年」、「十八年」，「成公二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八年」，「襄公二年」、「四年」、「五年」；二、「公羊」，「四部叢刊」本，卷六~九；三、「穀梁」，「四部叢刊」本，卷六~九；四、「國語」，「四部叢刊」本，卷二，一四頁a~一五頁b，卷四，一二頁a~一六頁a。
- ⑪「率爾……不遜」。這幾個字隱指「論語」卷六，九頁b~一二頁a以下一章而言：「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晉哲）曰：『夫子何哂由（子路）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請注意，「論語全解」中，以「不遜」代替了「不讓」，以避宋諱；（英宗皇帝（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年）的父親名叫「允讓」）。
- ⑫「左傳」卷八，九頁b，「文公六年」。
- ⑬甯武子：甯俞（西元前六三二~六二三年在世），衛國（河南北部）大夫。「武子」爲其諡號。參見「左傳」，「宣公二十八年（冬）」、「三十年」、「三十一年」，「文公四年」。
- ⑭率爾：西夏譯文只一字，前五行每行十六字。
- ⑮「番漢合時掌中珠」，葉三〇b、三一a（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⑮）。
- ⑯甲、「元朝秘史」卷一，一三頁a，「四部叢刊」本；P. Pelliot,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21,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p. 7, et traduction française (ch. I-VI) p. 124；乙、M. Lewicki, *La langue mongole d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u XIV^e siècle -- le Houa Yi ni yu de: 1389*, Wroclaw, vol. I (1949), p. 149, vol. 2(1959), p. 62；丙、石田幹之助編「至元譯語」，收於「至元譯語について」一文中，「東洋學叢編」卷一，東京，一九三四年，一一頁，二號，「納刺」。
- ⑰AM, p. 794, no. 903: na納, p. 788, no. 323: teng等；唐虞中譯文，三八頁：teng等；四四頁：na納，參見一、P. Pelliot, *A propos des Comans*, *Journal asiatique* (avr. -juin 1920), p. 155；二、P. Pelliot: *comptere rendu de l'article de Dragunov, T'oung Pao* (1932), p. 168；三、羅常培「論龍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北平，一九六三年，一八四~一九四頁。
- ⑱「番漢合時掌中珠」，葉二三b、三三b、三六a。
- ⑲「龍門神禹廟聖旨碑」（一二七五年），羅常培等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北平，一九五九年，圖版四，第八欄（由左至右），漢文碑銘，第九欄（由右至左）；AM, p. 788, trad. chino-

ise, p. 38。

- ⑳(譯者按)下表漢文本第二本，即第五欄的部分，乃作者吳氏後加的資料，所用的是「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臺北，一九七三年)。
- ㉑ *KKTP*, pl. 14, col. 2-pl. 16, col. 5.
- ㉒北平國立圖書館，(見一九五九年善本書目第一冊二十八頁)，凡著錄清抄本四冊、南京圖書館「四庫全書」等。又一九六九年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國立北平善本書目十一頁錄明藍格鈔本五冊，著論六名爲「重廣陳用之論語全解義」清抄本題中有「經」字光「義」。
- ㉓卷四，三頁 a～b，王先謙本，一八八四年。
- ㉔卷一八四，一五八〇頁 a，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
- ㉕卷四，四四頁，「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一九三七年。
- ㉖卷二，二六頁 a，「適園叢書」本，一九一三年。
- ㉗卷一，九頁 a，「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 ㉘「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 ㉙一〇頁 b。
- ㉚「別本結一廬書目」，一二頁 a，「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 ㉛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卷一，五七頁，二 e，一九六七年臺北出版。
- ㉜一〇頁 a，「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 ㉝卷二一三，八頁 a～九頁 a，「四部備要」本，上海，一九三六年。
- ㉞「四庫採進書目」，八六、九七、二四三頁，一九六〇年北平出版。
- ㉟卷三五，一〇〇～一〇一頁，「萬有文庫」本，上海，一九三一年。
- ㊱卷二〇二，二四頁 b，百衲本。
- ㊲卷二七，二頁 a～三頁 a，一八七〇年出版。
- ㊳卷八，七頁 a 五～六，「論語集成」本；陳祥道的注解：卷八，三頁 a 八，「論語集成」本。
- ㊴卷四十，五頁 a，「四部叢刊」本。
- ㊵一五頁 b～一六頁 a，左圭編「百川學海」戊集，武進(江蘇)，一九二七年。
- ㊶卷一，五四～五六頁，北平，一九五八年。
- ㊷「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二，二頁 a 九～一二(一〇八九年)；卷四五〇，一頁 b 一～二頁 a 四(一〇九〇年)；卷四七八，六頁 b 五(一〇九二年)；卷四八〇，一〇頁 b 一～四(一〇九三年)；卷四八三，三頁 b 一～一〇(一〇九三年)* (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㉚)。
- ㊸卷一一四，九頁 a，一八八三年淮南書局出版。
- ㊹卷四三二，二二頁 b，百衲本。
- ㊺另外有些文獻裏也提供了些許新資料，例如一、洪邁(一一二三～一二〇二年)「容齋三筆」(序於一一九六年)卷十六，四頁 b～五頁 a，「四部叢刊」本，就提到陳祥道的姓名、職位；二、「

- 永樂大典」卷三一五〇，四頁 b ~ 五頁 a，一九六〇年北平出版，四十七分冊中，以陳祥道從子陳剛中（約歿於一一四〇年）的名字，引述了「紹興正論」等著作，其中就提到了陳祥道的名字與「禮書」。
- ④⑥「永樂大典」卷三一五〇，四頁 b ~ 五頁 a 中引述之「紹興正論」；「福川府志」卷五九，四頁 b ~ 五頁 a，一七五四年出版，一八三九年重印。
- ④⑦由師友談記看來，陳祥道的名字乃列在進士名單內，而其中第一位就是許少張。許少張應該就是續通鑑長編卷二〇九，七頁 b 中提到的許安世（一〇四一~一〇八三年）。我們知道，此人的名與字似乎隱約和張安世（西元前六年二歿）姓名有關，「漢書」卷五九，七頁 a ~ 一一頁 b，百衲本。
*（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④⑦）。
- ④⑧據三山志卷八，卒年五十二之說，可定為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又據續通鑑長編看來，陳祥道當官是在二十七歲之時。而且，由秦觀所作陳用之學士輓詞第四句中「白頭」一詞，可以看出他去世時年歲相當大。與卒年五十二之說亦合。
- ④⑨續通鑑長編卷四二二，二頁 a 九 ~ 一二。
- ④⑩同前書，卷四五〇，一頁 b 一一 ~ 二頁 a 四，參見「范太史集」卷一九，一五頁 b ~ 一六頁 b。*
- ④⑪同前書，卷四七八，六頁 b 五。
- ④⑫同前書，卷四二二，二頁 a 九 ~ 一二；卷四五〇，一頁 b ~ 二頁 a 四；卷四八〇，一〇頁 b 一 ~ 四；卷四八三，三頁 b 一 ~ 一〇。參見「范太史集」卷二四，八頁 b ~ 九頁 a。
- ④⑬師友談記：陳祥道獲賜緋魚袋，向禮部尚書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年）致謝之後，十天左右就去世了。不過，我們曉得，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秋天，蘇軾離開京城（開封），出任定州（河北）知州，後又在九年（一〇九四），被謫知英州（廣東英德）。因此，兩人的京城之會，不可能在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之後。師友談記若屬實，陳祥道就是元祐八年（一〇九三）突然去世的。參見一、「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四，「四部叢刊」本，一二頁 b ~ 一五頁 b，「朝辭赴定州狀」（日期註為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一〇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二、續通鑑長編卷四八四，二一頁 b；三、「宋史」卷三三八，一五頁 a ~ 一七頁 a，蘇軾傳，百衲本；四、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年）「亡兒子瞻端明墓誌銘」，「樂城集」，「後集」卷二二，「四部叢刊」本；五、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序於一八一五年）卷三六，一二頁 b 以下，一八八八年浙江書局出版。此外尚可加上兩部年譜類著作，兩部書都是宋代所著，不過寫成年代在十一世紀之後，如今仍可見到；六、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見於「東坡七集」，「四部備要」本；七、傅藻「東坡紀年錄」，「集註分類東坡詩」，「四部叢刊」本。*（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④⑬）。
- ④⑭參見邵懿辰等「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九六頁，一九五九年北平出版。
- ④⑮二 ~ 五號王應麟（一二二三 ~ 一二九六年）「玉海」中曾提及，卷三九，二七頁 b ~ 二八頁 b，卷五六，二九六頁，臺北複印元刻本，一九六四年。
- ④⑯「文淵閣書目」卷二，三〇頁，一九三七年上海出版。

⑤卷一八，一一頁 b ~ 一三頁 a，「四部叢刊」本。

⑥卷四，二〇頁 b ~ 二一頁 a，「四部叢刊」本。

⑦一八二五 ~ 一八二六年出版，一九三五年北平重印。

⑧吳廣成「西夏書事」中舉了有關韓道沖生平的三個年代：

甲、天盛三年十二月（一一五二年一月九日 ~ 二月七日）：韓道沖被命為蕃漢教授（卷三六，八頁 a）。

乙、乾祐二年（一一七一年）五月：被命為中書令（卷三七，一六頁 b）。

丙、乾祐十四年（一一八三年）八月：宰相韓道沖去世（卷三八，九頁 a ~ b）。

吳廣成在書前（凡例）指出，這些年代出自以下的著作（以我們參閱先後為順序）：

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約一一四三 ~ 一一八二年），一八八一年出版。

二、王稱「東都事略」（一一八六年），一八八三年出版。

三、「宋史」（一三四三 ~ 一三四五年），「本紀」與夏國傳，百衲本。

四、「遼史」（一三四三 ~ 一三四五年），「本紀」與西夏傳，百衲本。

五、「金史」（一三四三 ~ 一三四五年），「本紀」與西夏傳，百衲本。

六、喬輅（一四一四 ~ 一四八六年）「宋元續綱目」（一四七六年呈與皇上），明本？*。

七、薛應旂（一五三五年進士）「宋元通鑑」（序於一五六六年），陳仁錫編，一六二六年。

八、王宗沐（一五二三 ~ 一五九一年）「宋元資治通鑑」（作者未得見）。

九、徐乾學（一六三一 ~ 一六九四年）「通鑑後編」（作者未得見）。

十、畢沅（一七三〇 ~ 一七九七年）等「續（資治）通鑑」，一九五七年北平出版，一九六四年再版。

這些著作（一 ~ 七、十號）除王、徐二家書外，我們都參閱過了，沒有見到和韓道沖有關的確實年代。*（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⑩）。

⑨柯紹忞（一八五〇 ~ 一九三三年）「新元史」卷一五六，八頁 a ~ 九頁 a（臺北一九五六年出版）中，只有十四個字講到韓道沖的生平，也沒指出來源為何。

⑩參見陳第（一五四一 ~ 一六一七年）「世善堂藏書目錄」（序於一六一六年）下卷，三六頁 a，「知不足齋叢書」本，韓道沖「周易卜筮法」三卷。「韓」因字形相似的緣故，似乎是「幹」之誤。

⑪我們可以根據「元史」卷一三四，一二頁 b ~ 一四頁 a（參見以下三 ~ 五號人物）與虞集著作（一、六號人物），設法把韓氏世系排出來*（參見三四頁補遺丙註⑬）。

一、韓道沖。

二、？

三、韓扎實（約歿於一二六〇年）。

四、（韓）朶兒赤，字道明（約一二四六 ~ 約一三〇七年）。

五、韓仁通（約歿於一三三〇年）。

六、韓玉倫都（「都」又作「徒」），字克莊。

韓玉倫都是虞集弟子之一，也是宋、遼、金史纂修人之一。參見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年）「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頁 a～b，「四部叢刊」本，「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進宋史表」——百衲本「宋史」之前，歐陽玄（一二八三～一三五八年）「圭齋文集」卷十三，六頁 b，「四部叢刊」本中均有。

補 遺

甲、陳祥道補充資料

一、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一九，一五頁 b～一六頁 b；卷二三，一頁 b～二頁 a；卷二四，八頁 b～九頁 a；卷五五，一二頁 a，「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上海，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其中提供了有關陳祥道的三篇劄子、一則短記。

二、「宋會要輯稿」卷一，第二分冊，四四九頁二 b～四五〇頁一 a 中，提供了陳祥道對若干禮儀的看法；卷三，第七〇分冊，二七五九頁二 b 中，記載了受命出任正字一職之事；一九五七年北平出版。

三、梁克家（一一二八～一一八七年）「三山志」（序於一一八二年）卷八，頁九下（總頁七六九九）一九八〇年臺北版：『祥道字用之，博學，尤精于禮，嘗著禮書，王安石以聞，詔尚書給筆札以進，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兼太常博士。五十二有「論語解」行于世』。如用之卒於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五十二，則生於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

乙、陳祥道去世日期補充資料

據「宋會要輯稿」卷三，第七〇分冊，二七五九頁二 b 來看，秦觀、陳祥道分別於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中曆六月四日＝西曆七月三日）、六年（一〇九一）（中曆四月＝西曆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日），受命入秘書省任官。我們曉得，秦觀這個職位一直做到了九年（一〇九四）（中曆閏四月丙戌日＝西曆六月一日）^①。照秦觀輓詞第二句詩（「淮海集」卷四十，五頁 a）「直舍相依欲二年」看來，陳祥道之死在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五月二十七日之前，而可能在同年五月九日之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三，三頁 b 一～一〇；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五月九日，中曆四月十二日，皇上准陳祥道提議修訂禮制）。

^①例見一、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一，六頁 a～b、一三頁，卷一〇五，二〇頁 a，一八九三年出版，一九六七年臺北重印（一二五三年首次出版）；

二、「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一八八二年）卷十，二頁 b、一九頁 a，一八八三年浙江書局出版；三、「宋會要輯稿」卷四，第九九分冊，三八九一頁二 a、三八九二頁一 a～b；四、「宋史」卷四四四，四頁 a～b；五、「淮海集」卷二，四二頁，卷五，五頁 b，「四部叢刊」本；六、「秦淮海年譜節要」，「淮海集」，一八三七年出版。

丙、附註補遺

註⑮參見「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五頁 a 四，羅福成本，遼東，一九三五年；與西田「西夏語の研究」卷二，四〇三頁。

註⑯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一，七頁 a，與「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頁 a。

註⑰參見李璣（一一六一～一二三八年）「皇宋十朝綱要」（一二二九年），一九二七年上海出版，一九六七年臺北重印，卷七，三頁 b（二〇二頁），卷八，六頁 b（二二〇頁）。又三山志，卷二六，人物類一，科文頁十九 a（總頁七八五八）

註⑱蘇轍「蘇文忠公軾墓誌銘」，在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序於一一九四年）二集卷二六，一九六九年臺北出版，卷二，七七七～七九二頁中同樣也可見到。蘇軾貶黜之事見：一、「皇宋十朝綱要」卷十三，五頁 b～六頁 a，卷十四，二頁 b，卷十六，二頁 a；二、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序於一二二九年），原宋刻，一九三六年東京、一九六六年臺北重印，卷二四，三頁 a、六頁 a、一八頁 a～b，卷二五，一三頁 a，卷二六，九頁 b～一〇頁 a；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無出版日期，一九六九年臺北重印，卷十三，八三四～八三五、八三六、八四八頁——其中也可見到秦觀貶降的記載：卷十三，八三六頁。

註⑲「宋元續綱目」參據引用的本子為「續資治通鑑綱目」，其中包括了周禮「發明」（一四九八年）、張時泰「廣義」（一四八八年），還有欄外陳仁錫的補充記載。

註⑳參見錢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五八頁，「二十五史補編」本，卷六，八三五四頁，上海，一九五五年。

敦煌學 第七輯

編輯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